

猶大是甚麼派的？

前事不忘之（四）猶大書

引言、猶大書「其身不正」？

當大家看到猶大透過《猶大書》嚴辭厲色地指責甚至咒罵混入教會敗壞基督信仰的「假師傅」的同時，卻不能不正視《猶大書》本身會有某種「**其身不正**」的可能。這個「其身不正」，仔細分開又可以從三方面講。

第一，**其名不順**——關於《猶大書》的作者的「身份」（名義）和「權威性」，歷來就曾惹來過好些「質疑」。他究竟是哪個「猶大」，已經有多種說法；不過他既說「**你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17），就肯定他本身一定不是「使徒」。既非使徒，則他說話的權柄何來？馬可、路加等福音書的作者雖然都不是使徒，但是，他們卻肯定與大名鼎鼎的，曾經得到主耶穌親自「欽點」的使徒彼得（在該撒利亞腓立比）和保羅（在大馬色路上）有親密往來，他們的寫作於是就有肯定的權威來源，而且，他們本身在《聖經》中也有份「粉墨登場」（例如提後 4:11 保羅一口氣提到他們：「**獨有路加在我這裏。你來的時候，要把馬可帶來，因為他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處。**」）多少為當代信徒所認識。但《猶大書》的作者這位猶大，卻並沒有甚麼廣為人知的事跡可以讓人確認其身份與權威。若說他是「主的兄弟雅各的兄弟」，即使是這樣，但「認親認戚」就可以建立權威麼？甚至，由於《猶大書》與《彼得後書》從內容到字眼上都非常相似——

《彼得後書》	《猶大書》
<p>^{2:1}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自取速速地滅亡。……³……他們的刑罰，自古以來並不遲延；他們的滅亡也必速速來到。</p>	<p>^{1:4} 因為有些人偷著進來，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罰的，是不虔誠的，將我們上帝的恩變作放縱情慾的機會，並且不認獨一的主宰——我們主耶穌基督。</p>
<p>⁴ 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⁶ 又判定所多瑪、蛾摩拉，將二城傾覆，焚燒成灰，作為後世不敬虔人的鑑戒；</p>	<p>⁶ 又有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主用鎖鍊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裏，等候大日的審判。⁷ 又如所多瑪、蛾摩拉和周圍城邑的人，也照他們一味地行淫，隨從逆性的情慾，就受永火的刑罰，作為鑑戒。</p>
<p>¹⁰ 那些隨肉身、縱污穢的情慾、輕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們膽大任性，毀謗在尊位的，也不知懼怕。¹¹ 就是天使，雖然力量權能更大，還不用毀謗的話在主面前告他們。¹² 但這些人好像沒有靈性，生來就是畜類，以備捉拿宰殺的。他們毀謗所不曉得的事，正在敗壞人的時候，自己必遭遇敗壞。</p>	<p>⁸ 這些做夢的人也像他們污穢身體，輕慢主治的，毀謗在尊位的。⁹ 天使長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的時候，尚且不敢用毀謗的話罪責他，只說：「主責備你吧！」¹⁰ 但這些人毀謗他們所不知道的事。他們本性所知道的事與那沒有靈性的畜類一樣，在這事上竟敗壞了自己。</p>
<p>¹⁵ 他們離棄正路，就走差了，隨從比珥之子巴蘭的路。巴蘭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p>	<p>¹¹ 他們有禍了！因為走了該隱的道路，又為利往巴蘭的錯謬裏直奔，並在可拉的背叛中滅亡了。</p>
<p>¹⁷ 這些人是無水的井，是狂風催逼的霧氣，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存留。</p>	<p>¹² 這樣的人……¹³ 是海裏的狂浪，湧出自己可恥的沫子來；是流蕩的星，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p>

於是，就有人因為這許多「雷同」的存在，而更認為《猶大書》不過是《彼得後書》的抄襲或簡化版本而已，本身並不是一封真正的書信。說得更嚴重些，就是究竟有沒有「猶大寫《猶大書》」這回事也成疑問。總之，《猶大書》自己「其名不順」，身份與權威都成疑問，又憑甚麼「名義」去指罵別人是「假師傅」呢？

第二，**其言不遜**——當猶大不斷指責那些「假師傅」好「**譏謗**」、「**譏誚**」、「**私下議論**」和「**說誇大的話**」的同時，但大家看《猶大書》自己，猶大的言辭卻是非常凌厲，好些說話更不留餘地，是很惡毒的咒詛，譬如罵那些人是「**做夢的人**」、是「**畜類**」，是「**自古被定受刑罰.....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的，即是「他們是必死無疑只有等死落地獄的份兒」，如此的「出言不遜」，會不會也是某種好「**譏謗**」、「**譏誚**」、「**私下議論**」和「**說誇大的話**」的表現，最多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甚至倒過來是一百步笑五十步呢？

第三，**其身不正**——最嚴重的，是《猶大書》引用了好幾個並非來自《聖經》（這裡指《舊約聖經》）的例證，例如「**天使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9）並不見於聖經記載，而可能是失傳了的偽經《**摩西升天記**》裡頭的片段，「**亞當的七世孫以諾的說話**」（14-15）也不見於聖經，而是來自偽經《**以諾書**》的引文。另外，關於「**不守本位的天使**」（6）的事跡，聖經雖有零星片段，但猶大更可能根據的「資料來源」還是《**以諾書**》。猶大把這些例證當為「權威」來印證他所提出的教訓和教義，但是，這些例證卻是出自所謂「**偽經**」的。「偽」雖然不一定有「**作假**」或「**必錯**」的意思，主要指的是這些書的作者都是「**托古人之名**」而「**創作**」的，但是主流猶太教和基督教最後都不接受它們為《聖經》的一部分，一定有其原因，至少是「**權威性不足**」。但是，猶大卻引用它們，這樣，會否也構成某種誤信「假師傅」的嫌疑，結果是「**門前拒狼而門後引虎**」呢？如此「**其身不正**」又怎能服人？甚至使人疑心猶大自己才是「假師傅」哩！

以上三點，每點孤立來看也許不太嚴重，但併起來一起看，更加之《猶大書》這樣嚴辭厲色地指罵「假師傅」的這個核心主題，對照來看，就十分嚴重了，使得我們不得不正視當中《猶大書》是否有某種「**其身不正**」的可疑之處。簡言之，當猶大指罵那些「假師傅」並不是真正的教會和基督信仰的權威的時候，我們要問：猶大自己又憑甚麼「**身份**」和「**權威**」這樣說呢？當他指罵那些「假師傅」沒有資格論斷「使徒」的時候，他又憑甚麼資格去論斷這些人呢？當他一再教訓我們必要堅守使徒的說話——籠統說即是《新約聖經》的時候，他為甚麼又要引用權威性不足的「**偽經**」自打嘴巴呢？

用個比方的講法，猶大一時之間好像是極端的「**基要派**」，要我們持守《聖經》真理一字不苟，但一時之間又好像成了「**自由派**」，在使用《聖經》與「非聖經」的時候，卻是相常的「自由隨便」——究竟猶大是甚麼「派」的呢？今天的信息，我就是想與大家一起搞清楚針對《**聖經**》**權威**的這一層，「**猶大究竟是甚麼派的**」這個重大的問題，並進一步釐清我們作為基督徒，堅守聖經真理究竟是怎麼「**守**」法的，好延續上一篇關於「**保守**」的主題信息，亦作為本系列的一個總結。

一、志同則名順

對於聖經的「成形」，我們或者會有兩個截然不同但同樣錯誤的觀念：第一個是以為聖經是「天跌下來」的，一開始就已經很神奇、神聖地出現了的，然後大家就把它奉為絕對權威和經典。第二個是以為聖經是經過「開大會」才能定形下來的，是各支派或各教會各派代表商量討論，最後甚至可能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定出最後的「出線名單」——即最後哪些經卷可以「入選」為聖經，而「落選」的就成了次經、偽經甚至異端了。簡單說，前者把聖經看得太「神化」，後者又把成聖經看得太「人化」，都是錯誤的。

我說過許多次了，聖經是「情信」、是「家書」、是「遺囑」，是專屬於信徒群體的「內部文獻」。事實上，**聖經**（舊約及新約）的「成形」都是與**信徒群體**（以色列人及基督教會）的「成形」同步和互動地並進的，密不可分。

先講講舊約。譬如《摩西五經》不是摩西一個人在西乃山上「打坐冥想」然後「開天眼得啓示」而寫下來的，也不是他在西乃山的山洞裡意外尋得一本用「秘符」寫成的「西乃真經」然後將它「繙譯」過來的。《摩西五經》主要寫的是以色列民族、國家和信仰「成形」的歷史、規範和預言——亞伯拉罕被召是**民族成形**的開始、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是**國體成形**的開始、西乃山領受誡命律法是**信仰成形**的開始——而摩西正正就是在這個「成形」的過程中寫下《摩西五經》的。又譬如絕大部分《先知書》寫的都是以色列人亡國與復國的歷史、教訓和預言，而先知們也是在這個亡國與復國的過程中寫下這些先知書的，而不是在沙漠曠野裡「閉關創作」的。簡言之，舊約寫的是以色列人的「成形史」，而舊約本身也是在以色列人的「成形」過程中被寫成的，即是說，它的**寫作內容與寫作過程**是互相依存、互相印證的，都緊緊扣連於以色列民的「成形」。雖然最後可能會有一些「形式上的會議」通過最後公認哪些舊約經卷為聖經，但事實上，這些經卷早已經在以色列人中流傳了千百年，早已被「默認」為聖經了。總而言之，這些經卷之所以成為權威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它們通得過「學術審查」或「科學鑑證」，而是因為它們是實實在在地**伴著以色列人成長**的，與以色列人的命運生死相連，早已難解難分。

新約聖經的「成形」過程也相類，不同的是它緊緊扣連於的信徒群體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基督教會**。我也說過了，新約聖經的每一卷書，幾乎都可視為「遺囑」，是主耶穌的僕人留給他們的群羊的「遺訓」。他們寫聖經不是為了「做研究」或「著書立說」，他們全無意於「成一家自言」，他們念念不忘的是保存、保守和傳揚他們直接從主耶穌基督或者間接從使徒們承接過來的**福音真理**。他們的寫作都是針對著教會在「成形」過程中的實際和迫切需要的，或為解明福音（如《四福音》和《羅馬書》）、或為對抗異端（括包大部分的《書信》）、或為處理眾多教會內部的問題（如保羅的《教牧書信》）、或為應對外在世界對教會的質疑與逼迫（如《啓示錄》寫到教會當如何在迫逼中持定盼望）、甚至本身就是教會「成形」過程的實錄（如《使徒行傳》）。總之，所有新約書卷都是在教會「成形」的過程中寫成的，而它們所寫的內容，也緊扣著教會「成形」中的各種關注。當然，在一切關注之中的最大關注，就是堅守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這個終極信念，因為基督教會之為基督教會，其基石就是在這個認信之上，寸步不能讓。

與舊約的情況一樣，雖然最後可能會有一些「形式上的會議」通過最後公認哪些新約經卷為聖經，但事實上，這些經卷早已經在眾教會中間流傳了幾十以至數百了，早已經被「默認」為聖經了。總而言之，這些經卷之所以成為權威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它們通得過「學術審查」或「科學鑑證」，而是因為它們是實實在在地「**伴著教會成長**」的，與教會群體的命運生死相連，早已難解難分。

事實上，我們也絕對不能單靠「簽名」（如彼得、保羅）或「名銜」（如使徒、長老）來決定某卷書是否權威或聖經，因為「簽名」可以偽冒——帖後 2:2 保羅就提過「冒名」的問題：「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而「名銜」也可以虛掛——徒 1:17 彼得提到「加略人猶大」的時候也這樣說過：「他本來列在我們數中，並且**在使徒的職任上得了一分**」，可惜這個「使徒」猶大竟然背叛了基督，作出與他的使徒「職任」截然相反的惡事。

至於壓倒性重要的權威根據，應該是那些文獻本身的具體內容與信仰立場對於教會的「成形」——**成形在耶穌基督裡**，有沒有真正和重大的貢獻。關於教會應該怎樣「**成形在耶穌基督裡**」，很想與大家簡單分享一段聖經：

^{*4:1}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²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³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⁴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⁵一主，一信，一洗，⁶一上帝，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⁷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⁸所以經上說：他升高上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¹⁰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¹¹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¹²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¹³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¹⁴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¹⁵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¹⁶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段經文，表面上看，有關於「**肢體相交**」的（凡事謙虛、溫柔、忍耐……），有關於「**正統教義**」的（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有關於「**教會建制**」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不過，大家千萬不要把它們解到肢離破碎，東拉西扯，講成泛泛的倫理教訓和僵死的教義規條，因為這一切都是有著活潑和同一的焦點和目的：正面上講，就是「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負面上講，就是「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這就叫做「**成形在耶穌基督裡**」。總而言之，任何稱得上為聖經的經典，都必需符合這個最起碼的基準，能夠幫助教會正確地「成形」，或倒過來守護教會免於被異端邪說「**扭曲變形**」。

彼得、約翰和保羅等使徒之所以「大名鼎鼎」，不是因為他們「**跟過主**」或「**輩份高**」或「**上過三層天**」，而是因為他們的教訓和行事在幫助教會「成形」或防止教會「變形」上面，的而且確有功不可沒甚至無可取代的偉大貢獻。將使徒們的作品「看高一線」定性為聖經作為我們信仰上的最高指引，絕對是實至名歸的。

至於《猶大書》的作者猶大，雖然他不是使徒，也沒有那麼「大名鼎鼎」（連乃兄雅各都遠遠不如），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看出，猶大是使徒們的「同志」——他極力地維護「使徒」們的教訓的權威，反擊一切毀謗使徒教訓的「假師傅」。不過，他為的卻不是使徒這些「人」本身，而是為著堅守一眾使徒們同樣極力地傳誦的**福音真理**——「耶穌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是我們獨一的主」的這個絕對真理，並為此而喊得聲嘶力竭、不遺餘力。再說到《猶大書》與《彼得後書》有許多「雷同」的問題。他們彼此之間既然是「同志」，則「雷同」其實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比起那些專喜歡「標新立異」的「假師傅」，這反而更能使我們肯定猶大的確有間接的「使徒權柄」。

總而言之，**志同則名順**。猶大雖然沒有狹義的「使徒」的名銜，但是，他在維護使徒的教訓和權威上卻不遺餘力，也立下了很好的榜樣，用所謂「團隊」的觀念來看，實在可視之為「使徒的一部分」或「廣義的使徒」，對早期教會「成形」的貢獻也是功不可沒的。

二、道合則身正

關於猶大引用聖經以外（例如「偽經」）似乎「權威性不足」的資料作為引證的做法，我請大家先不要「神經過敏」。關於這類對「權威」的看法的「神經過敏」的表現，福音書裡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可 9:38 約翰對耶穌說：「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我們就禁止他，因為他不跟從我們。」³⁹ 耶穌說：「不要禁止他；因為沒有人奉我名行異能，反倒輕易毀謗我。⁴⁰ **不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

使徒約翰當然不至於狂妄到因為那個人「不跟從我們（門徒）」就「禁止」他，而是「推論」認為那個人既不像使徒們那樣「直接」跟從主，就「權威性不足」了。主耶穌的回答卻提醒他，也提醒我們：重要的不是那人個是否「像使徒那樣直接跟從主」，而是他是不是真的「奉主（我）的名」而行的。

在定性、判別聖經及非聖經的權威性時，我們也可以用與這段經文類似的原則。彼得、約翰、保羅等的「使徒權柄」自然極為重要，也是判別聖經真偽的重要基準。不過，那不是必需和最深層的判準。必需和最深層的判準，是實實在在地「奉主的名」或倒過來說「**歸榮耀與基督——我們獨一的主**」。即是，某些經典文獻雖最終不獲教會接受為聖經，正如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也不是人人像使徒般「直接跟從主」的，但不意味「間接跟從」的就毫無合法權柄以至必須被「禁止」說話。主說「**不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我們大可以放膽和靈活一些，就是但凡最終能夠「**榮耀基督**」的文獻或其中的部分片段，我們都可以適量地加以運用。

事實上，猶大雖然引用這些「經外文獻」，但他真正要維護和肯定的，肯定不是這些「經外文獻」的權威性，想拿它們出來與聖經等量齊觀。猶大一心堅守的，第一層是「**使徒教訓的權威性**」，第二層是「**耶穌基督的福音真理的絕對性**」，他對「偽經」的運用，絕對沒有超出這個目標和這條限線。總之，猶大是經高度選擇才採用這些「經外文獻」的，與

胡亂套用異教文獻，混亂聖經真理與異教邪說，然後說到萬教同源殊途同歸的做法，毫不沾邊。如果你是「正常」地讀《猶大書》的話，它會引導你認真用心去讀「**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新約聖經）**」，去「**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以至去「**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地爭辯**」，而不是去胡思亂想，去天天查考「偽經」，去考究摩西的屍首最後的下落怎樣，天使米迦勒的樣子是怎樣的，不守本位的天使怎樣離開自己的住處.....若你讀經讀成這個樣子的話，那是你自己「不正常」，與猶大無關。

猶大本人一心堅守和勉勵信徒堅守的是「**主道**」，他極力維護的眾使徒所傳誦的也是這個「主道」，而他引用部分的偽經要以來引證的還是這個「主道」，簡單說，就此而論，這三者都是「**道相同**」的。猶大雖然引用了「經外文獻」，但光明磊落，正大光明，沒有半點偏離「正」道的意圖或結果，這就是**道同則身正**——其道若同，其身則正，倒不必擺出個「懶正統」到好像「異端裁判官」那樣的嚇人模樣。

三、情真則言遜

至於猶大的「出言不遜」，罵人罵得太狠太毒，其實三言兩語就可以解釋得了。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許多本來十分溫馴的動物，一旦懷孕或意識到要保護牠們的胎兒或雛小，都會忽然變得非常「兇暴」。你是牧人，要保護你的小羊，你可以對侵入的狼客氣嗎？講禮貌嗎？斯斯文文嗎？說句心底話，我很討厭今天「主流教會」裡的那種「斯文」——事實上是充滿「英式貴族主義」和「美式中產主義」的惡俗與銅臭。若按照那種「英式貴族主義」和「美式中產主義」的標準，聖經裡其實沒有幾個「斯文人」，連主耶穌、摩西、施洗約翰、保羅等等都不是，他們都是「言語粗鄙」、「行為粗魯」的人——拿那些衣冠楚楚出口成文的「祭司文士」與他們一比，就清清楚楚了。

事實卻是，你如果對主耶穌動情，你能忍受「假師傅」對主的低貶踐踏嗎？你如果對小羊動心，你能忍受小羊被那些人蒙騙欺哄嗎？你豈不也要開口破口大罵嗎？**情真則言遜**——其情既真，其言則遜。真謙卑（謙遜）不是偽善矯飾、陰聲細氣的客客氣氣，而是真情真義地實話直說。

總結上面三點，我們可以看到《猶大書》與「使徒同志」、與「基督道合」、對「小羊情真」，而志同則名順、道合則身正、情真則言遜，所以《猶大書》是完全符合作為聖經的標準，實至名歸的。反之，那些「假師傅」又怎樣呢？他們與「使徒異志」、與「基督異路」、對「小羊情假」，而志不同則名不順、道不合則身不正、情不真則言不遜，管他衣冠楚楚出口成文，一望而知絕對是「非我族類」，不要說是猶大，但凡真正忠於教會、屬於基督、愛護小羊的「自己人」都必要起而攻之，絕對不要「容情」和「留力」。

結語、浪跡三十年，只見這兩派

信主三十年，在教會圈子「事奉打滾」了七、八載，在神學院裡也「學術糾纏」了三、五年，曾經以為基督教有許多的「門派」，譬如基要派、正統派、新正統派、保守派、福音派、新福音派、靈恩派、自由派，甚至「不信派」等等等等，不過，最後我終於發現，原

來來來去去只有兩大派：第一派是即使拿在手裡的是「經外文獻」，都可以講出原原本本的聖經真理來的；第二派是即使拿在手裡的是《聖經》，都可以講出一大堆毫不相干的常識俗套甚至背道而馳的異端邪說來的。這兩大派使我們想起聖經裡一個別具深意的典故：

*2:1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²「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³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裏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⁴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⁵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⁶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⁷當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⁸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⁹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¹⁰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¹¹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¹²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我們實在不知道這幾個「東方博士」讀了甚麼「經」，而竟可以千里迢迢地找到耶路撒冷來，這裡與主耶穌基督的誕生地伯利恆城只有咫尺之遙，只差少少。我們卻知道那些「祭司文士」所讀的一定是《聖經》，不過，他們雖然本來近在咫尺，還曉引經據典，卻沒有一個跟隨幾位「博士」到伯利恆去朝拜主耶穌。——很「有趣」嗎？基於這個典故，大而化之，我就稱上述提及的第一派為「東方博士派」，第二派為「祭司文士派」。

單單在這個禮拜裡，我又再一次有相類似的感觸。為了編寫主題頁《棄暗投明》，我要痛苦地讀完那本《失落的秘符》兩次之多，看到的是一個所謂「基督教國家」裡卻幾乎沒有一樣東西是基督教的，更看到許多所謂「牧師」和「學者」都十足那些眼盲心瞎的「祭司文士」；但是去看電影《孔子》，撇去那些「無中生有」的情節，看到的卻是許許多多基督信仰的影子，隱隱覺得孔子好像就是一位「東方博士」，只差少少就可到基督那裡。

當然，今天已經不是「孔子時代」，白紙黑字的新舊約聖經已在，我們絕對不能架空聖經而空談「現在」信守儒家不信耶穌是否也能得救等問題。我只是說，一個真真正正相信聖經權威的人，他心裡必定有聖經，他整個人都會被聖經所「融化」。因此，他讀的或講的即使是「教外文獻」，他都必會依聖經真理將它們「過濾」和「升華」，以切合和不偏離他的基督信仰，必要時更不惜忍痛割愛，放下那些文獻。

總結本系列的信息：使徒見證傳述的基督福音是我們不能忘的「前事」，背叛不信招致滅亡的慘痛教訓也是我們不能忘的「前事」，兩者一正一反，都是《猶大書》的核心主題。而聖經之所以如此重要和必需，是因為它正就是這些「前事」的最權威記載。好好讀經為的就是「前事不忘」，因為這是保守我們的心不偏不倚，並能互相守望直到主來的最大要訣。最後，請大家務必記住，我們要「守」的，要永遠牢記於心的，是猶大所說的兩種「前事」，而不是法利賽人式、空洞無物的、只能用來嚇人的「正統主義」。背對一張「聖經經卷名單」是不會得救的，「不忘前事」才是真正關鍵的。在「不忘前事」這個大前提底下，我也堅持「聖經無誤論」，但那是實實在在的信仰必需，而不是吃飽飯無事做的學術爭論，更不是自命正統用來嚇人的「尚方寶劍」。堅持「正統」是為「愛主愛人」，而不是「為正統而正統」。偏離了這原則，本身已經是異端，包裝成甚麼「派」都是異端！